

ANKA CULTURE

客家人，客家事，客家文化新视角

客家文化与文学

◎钟俊昆 著

南方出版社

客家文化与文学

客家人·客家事·客家文化新视角

◎ 钟俊昆 著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文化与文学/钟俊昆编著.—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701-061-4

I.客... II.钟... III.客家—文化—研究
IV.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827 号

责任编辑：乔 颖

版式设计：张 平

封面设计：张 平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570203

社 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 楼

电 话：(0898) 65371546 传 真：(0898) 65371264

印 刷：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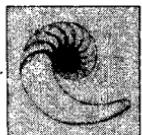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80701-061-4 / G·22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P R E F A C E



客家是根在中原的汉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现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各省，并散居世界各地。客家先民南迁虽在晋前就已开始，但那时人数不多，真正大规模迁出中原并演进为客家族群，则是在晋朝之后，期间零星迁徙者不计其数，形成移民浪潮者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约有五次：第一次是东晋时期，第二次起于唐末，第三次起于宋高宗南渡，第四次始自明末清初，第五次起于清同治年间。这五次大迁移主要都是因中原百姓不堪战乱而为之，但也与客家人自身的不断繁衍有关。

据客家学有关成果和客家谱牒表明：中古以前，客家先民的主要居住地大约为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一带，由于战乱和饥馑等原因，才从这片曾被称为中原的广大地域不断往南迁徙，越过长江，进入江西，沿赣江上溯，再东走贡江，越武夷山进入福建省宁化石壁村；或沿章江，越大庾岭，经古驿道，渡梅关，到达广东省珠玑巷。由此不断播迁，直至形成今日客家的分布格局。

在中国内地，除赣、闽、粤三省外，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从东北至海南，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陲，均有客家人的生存足迹，远在海南省儋州那大镇的 laizhun 在“客家风情”网上说：“那大中学的前身也就是中原中学，而中原中学也就是我们的客家中学。”在海外，东南亚、北美洲、欧洲乃至非洲，都有不少客家人，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就

更不用说了，可以这样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现在有人初步估计，海内外客家人约有8000万人左右，分布在五大洲8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我国大陆19个省市的180多个县市区有客家人，总数约6800万，港澳台约64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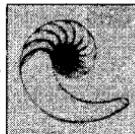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展开对客家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增进客家人与世界各地人民的交流与了解。

俊昆教授是个典型的客家人，来自有客家摇篮之称的赣南客家山村，多年来从事客家民俗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并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课题《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纲》的研究，接触了大量的客家典籍资料和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对客家文化有较深切的体察。书稿通过对客家审美文化、客家有代表性的景观文化、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与品质、客家民俗礼仪、方言、诗文、戏剧等方面考察，以大量的文学作品作支撑，并辅于乡土材料，以此来实证客家文化的精髓，为客家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一本有价值的客家研究著作。是为序。

潘颂德 2004年国庆于上海社科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客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审美	1
第二章	客家文化的精神载体:客家人	8
第一节	客家人与客家移民文化	8
第二节	客家女性文化:以客家山歌为例	10
第三节	孙中山先祖的辉煌与荣耀	23
第三章	客家文化的心灵漫游:景观	31
第一节	千古豪情郁孤台	31
第二节	章贡水汇八境台	38
第三节	理学圣地罗田岩	50
第四节	贬谪径道古梅关	59
第四章	客家文化的生活形态:民俗	69
第一节	婀娜多姿的民俗事象	69
第二节	客家陋俗批判	73
第五章	客家文化的生命意识:礼仪	80
第一节	客家文化与生殖崇拜现象	80
第二节	客家人的婚姻程式:以江西安远客家婚俗为例	90
第三节	客家人的婚姻价值取向:以江西上犹客家婚俗为例	100
第六章	客家文化的艺术审美:戏剧	110

第一节	采茶戏的文化色调	110
第二节	东河戏中的文化移植	122
第七章	客家文化的风雅颂歌:文学	128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客家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构想	128
第二节	客家文化观照下的客家文学特质 ——以赣南客家文学为例	136
第三节	从文学地理学论宁都客家文学	151
第四节	易堂九子的真气节操	162
第五节	易堂九子的文化宣言 ——魏禧文艺美学思想内蕴	173
第六节	客家家族文学的典型个案:信丰黄氏三世的创作	181
第八章	客家文化的传播载体:方言	193
第一节	客家方言中的禁忌与委婉语	193
第二节	客家方言中的双关语与客家山歌文化的关系	202
后记		213

第一章 客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审美

文化，依传统划分方式可分为器物的、心性的、制度的三个层面。器物文化是某一特定群落在一定地域环境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凝结着人们智慧的具体表征，也是文化形态的初始化特征，比如铁具、陶艺等既具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的功用，又溶入了人们的审美智慧和美学情趣，是一种美的愿望的具体而浅在的表现形态。而心性文化则更进一层，它带有文化的动态性特点，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价值理念、民心民性、道德评价轴线，体现在人生情怀、人际关系构成、文化价值取向方式等方面，是文化形态在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活跃、内涵最为丰富的因素。它相对制度文化而言，没有后者稳定、厚重，也没有后者所具有的强制性、习惯性、恒久性等特征。文化的形式不管属于哪个层面，它的涵养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场景，离不开人的活动和人际行为方式的约束。我认为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来谈论客家文化（以赣南为例）的审美特性，才能更为清晰，更有助于从历史的、现实的、地域的三个侧面准确地将赣南客家文化和红色根据地文化等有效地整合起来。

1. 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构建起客家文化的价值轴心

赣南先民无论是从中原移民过来的客家人，还是当地的畲瑶土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汉民族的价值理念息息相通，即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尚仁礼，慕理义，敦厚好客，耕读为乐。在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赣南形成了以客家文化为主体的族群或自然村落。但在文化的冲突与相融过程中，儒家文化相对稳定地



传承着，成为族群认同的一种范式，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体的生命归属感，形成独特的儒家社会文化环境。儒家文化成为赣南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赣南客家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它在一个赣南客家人成为具体社会群落成员的过程中，规范着人的个体行为。正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所说的：“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的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张燕、傅锵译《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在赣南客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中，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教化功能在历史上曾赋予赣南客家人个体生命的社会化过程。儒家文化也成为赣南客家文化的内核，在赣南社会文化环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独特的多重价值意义。

首先，儒家文化在赣南具有建立起富有地域特色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作用，使进入赣南文化环境的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赣南客家文化的存在，也使赣南客家人一旦离开原初的赣南民俗文化环境就感觉到与现实的冲突与不适，在人际传播中以赣南儒家为内核的文化形态起着沟通与理解的作用，使置身于赣南红土地的人有着一种亲和力，内应力；另外也对他种文化形态有着明显的防范与限制的机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赣南的客家文化仍在阻隔或限制着他种文化的介入，使赣南客家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在客家文化的形态中传承着、延续着。比如赣南客家人的婚姻方式、礼俗礼仪等千百年来一直较为稳定地传承着，这就是明显的证明。这种证明也意味着赣南客家文化濡染下的民众具有适应社会文化背景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一种习得性的，它在赣



南族群之内，每一个族群成员以个体方式来适应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在习惯、信仰、语言、禁忌等方面与族群内的他者形成一种共轭同构关系。

第二，赣南儒家文化也具有塑造一个族群当中个体类型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赣南客家人在生存规则之外以族群文化的传承方式塑造出文化主体基础相同的不同个体。因为赣南客家文化的传播大多依靠家族聚居的方式渐进式潜移默化地进行，长辈的口传和典籍的训示，使文化接受者逐渐接纳了各种生活规则和行为方式，并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实践着已存在的规则和范式，以至个体成长的过程也就成了个体对客家文化的接受和合格塑造的长期过程。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维系着儒家文化、客家文化的恒久性和价值理念，使赣南客家人的礼仪方式、道德感、处事原则、生产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在儒家文化主轴中“轻松”地存在着，并表现了惊人的相似性，建立起一种极为相似的社会行为模式。

2. 以侠义为主导的赣南客家文化群落组织

对一个文化群落组织的考察既要注重其显在性特征，也应分析其隐性因素。赣南客家文化群落组织的显性特征，我认为是以侠义为主导的家族组织构成。赣南由于历史迁移的原因，面对以山地为主的自然生活条件，在生存过程中显得极为艰难，对自然环境的斗争，对外族的抵御，使赣南形成聚姓而居的家族（庭）制生存方式，特别是体现在居住环境的围屋形态，在高墙大院内形成一姓为主、人口相对稠密、易守难攻的群居模式，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发展为家族式管理的文化据点。家族管理模式下以族长为中心，以辈分为序，对内敦睦有序，长幼分明，以儒家的礼乐为生活原则；但对外则有所差别，除了依循以礼待客、以诚相让等操行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文化法宝，即侠义，其内涵为“先礼后兵”，道义优先，在道义的前提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先以温柔敦厚的“礼”去讲

道理,如果不能解决族人与异族的纠纷、冲突,切身的利益或家族尊严受损时,比如山林的划分,旱季用水,族人受异族欺侮等,往往只有通过武力——比如械斗,不断演绎的仇杀等方式来解决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弱势的小姓往往成为损失惨重的一方。鉴于这种现象,客家人在通婚择偶、子嗣兴旺等方面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一方面为寻找保护而与大姓望族联姻,另一方面则把“添丁”视为人生大事,这就使婚姻过程复杂化、礼仪程式神秘化、生殖崇拜神圣化,构筑成赣南客家文化侠义色彩浓厚的绚丽文化版图。

3. 开拓进取与隐忍保守相交的客家文化心态

赣南客家人居住的地域大多是人丁稀少,林菁深密的蛮荒之地,荆棘遍地,蛇蟒横行,瘴气缠绕,求生极为不易。清代《赣州府志》载:“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深山,疆隅秀错,握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唐汉以前,率以荒服视之。”以山地为主的地貌特征,虽有些林木、矿产,但在长期的农业稻作生产方式下,贸易不发达,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效率、效益较低下,农耕经济成分重,所以长期以来经济并不发达。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冲破传统意义上重耕读自足、轻贸易交流的落后观念,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际方式上跨出一步,又须有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才能相应地拓展事业,在这主内与拓外的两相徘徊、权衡比较过程中,蕴生着开拓进取与隐忍保守相交织的二元文化心理构成。一方面以个体或家族的方式企图谋求发展,以壮大家族的力量,其直接动力是“光宗耀祖”的心理期许,以便家大业大,在当地能“出人头地”,成为“名门望族”。在这种心理机制影响下,赣南客家人对文化教育是极愿意投资的,即便倾家荡产也舍得为子女接受教育而投入。从家族利益角度出发,各个家族也往往会被义田、义庄等公共山林和田产的收益以奖励的方式资助读书人,因为在农业耕作社会,通过读书入仕的方式是读书人或其家族获取功名荣耀的最



便捷行为。至于其他方式，如出海、迁居、投资等来拓展事业，在赣南这块客家热土上是较少的。原由有三：其一不靠海，只有河运，所以不像潮汕、闽南等近海居民在迫不得已时义无反顾地往海外移民发展；其二是赣南地域经济素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资源的初始运用能够基本维持生存，甚至有所节余，境内居民除少量土著“老客”，绝大多数是清中叶以降后由闽粤返迁而来的“新客”，迁居的艰辛与定居的安适促成他们绝少再往外迁；其三是较少向外投资拓展，那些靠河运暴富的木商、粮商大多建豪宅、置田产，过着较优裕的乡绅生活，当然也不乏捐官捐学的人，纵然绝大多数无意于攫取资本原始积累后的投资暴利，再加上投资风险的存在及过分规避，所以赣南客家人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往往不是激进的，而更多地抱持隐忍保守的姿态，表现出一种“求稳”、“求安定”的人生情怀。人际交流模式也更多地呈现着温柔敦厚式，注重礼仪规范，有一股儒雅之气，在家族内“大的哥、细的叔”（对年龄相当而稍大者尊称为“兄”，对比自己明显更小者则降至以自己的子侄辈来称呼，尊称对方为“叔”），对陌生男女则广泛地称为“老叔”“表叔”“表嫂”等，很注重长幼龄序。这在某种程度也体现出赣南客家人“以退为进”，宽厚大度的处世原则。

4. 以妇女儿童为重心的人际关系构成模式反映出赣南客家文化雍容大度的品格

赣南相对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妇女相应地需参与更多的农耕劳作，并以此获取生活资料才能维系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赣南客家妇女与男子一样，常常驱牛耕田，上山砍柴，下田劳作，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为赣南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其一为赣南客家妇女所追求、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方式就是传统的男女同耕的小农生活。有一首流传甚远的客家山歌唱道：“嫁郎莫嫁读书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唔当嫁个耕田佬，家里有商又有

量。嫁郎莫嫁读书郎，时常做客走他乡，唔当嫁个农家仔，日同三餐夜同房。”她们所愿过的也是一种“耕种为业，夫妇偕作”的生活。

其二，正因为赣南客家妇女承担了大半的劳作任务，在经济生活来源中也占大半功劳，无论家人、族人、外人均对客家妇女给予了很高评价。清代黄钊《石窟一征》卷五《日用》中对客家妇女的劳作生活多有惊叹：“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饮食，无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者，莫若此也。”赣南客家妇女富有勤劳的美好品质，但生活上却常遭受痛苦。男子常抱四方之志，读书、做官或远游谋生，家庭事务的重担就压在妇女身上，常常出现“丈夫抛却旧田畴，辛苦谋生去远游。三月春耕劳不得，竟教织女作牵牛”的现象。客家妇女的辛勤品质和业绩常令人敬佩，也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高度赞誉。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中说：“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中的妇女之中最值得赞叹的了。”（史密斯《中国的客家》，转自《美国杂志》1905年）爱德华也说：“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这光辉至少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客家是许多民族中最进步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妇女的典型”。（爱德华《中国访问记录》，转自《客家人种志略》1890年）

正因为如此，赣南客家妇女虽然在婚姻上受约束较多、生产劳动中很辛苦，但在家族中，在人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所获得的声誉和受尊敬程度相对汉族其他民系而言是较高的。

再说儿童在人际交流中的地位问题。首先赣南客家人在文化观念中有着强烈的崇子观念，除了传统的男子中心地位外，还有一点是生活的艰辛与家族势力的壮大往往要男子来承担，再则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崇文尚学的良好传统，因此对儿童更多地施以两方面的强化教育，一是“学优致仕，光宗耀祖”的传统仕子教育，对“读书郎”另眼相待，格外加以尊重；在新的时代里，



赣南客家人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竭尽全力、倾囊支持的。另一方面则施以劳动教育,童谣中“鹅担水,鸭洗菜,鸡公砻谷,狗踏碓,狐狸烧火,猫炒菜”便是形象地模拟劳作过程而示以良好的劳动情感教育。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在传统文化意义上为培养合格的富有时代意义的公民而采取积极的措施。因此儿童在赣南历代的人际交流氛围中也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以妇女儿童为重心的人际关系构成模式也反映出赣南客家文化的博大胸怀与大度品格。

综上所述,赣南客家文化具有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侠义为主体的家族群落组织方式,开拓进取与隐忍保守相交织的人生情怀,以妇女儿童为重心的人际关系构成等方面的文化审美特征。这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与地域表征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其积淀过程较为长久,但又呈现着缓慢变化的动态特征。





第二章 客家文化的精神载体：客家人 ······

第一节 客家人与客家移民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是农民战争史。的确，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不平衡，历史上出现过起伏纷纭的农民起义，它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动态的中国历史画卷。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历经磨难而顽强生存下来，而后又形成其独特文化观念和生命价值判断体系的，以汉民族客家民系表现得最为生动。客家人的历史浓缩着中华民族的迁移史，客家人历经异常艰辛曲折的变迁，在布满血泪的迁移流徙过程中，砥砺出倔强品格，谱写出移民文化中灿烂辉煌的一笔。

客家人原系中原望族，但由于战乱，自西晋始，历经隋唐、宋初、宋末明初、清代康熙乾嘉和咸丰同治年间等五次大迁移，由北向南推进，最后相对集中地居住在赣粤闽交界的三角区域。然而，追叙客家人的历史，并不以其曾有的文明遭到崩塌而引为憾事，也不因其苦难的历史而饮泣自怜。因为毕竟劫后逢生，固有的文明不曾彻底毁弃，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客家人又按“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在文化洗礼中得以繁衍、进化，并更新、复生。

抚今思昔，客家人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创造了引以为荣的文化，聚居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其博大的胸怀塑造着、护卫着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之光。他们固守着被视为命根子的黄土地，“适彼乐土”，安居乐业，以中华民族所共同享有的整体文化模式和文



化价值观念为思维依托，靠儒家文化构筑其精神支柱与处世动力，因循着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并建构起封建宗法家族制的政治框架；他们以农固本，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作为维系人际交往的支点，并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为人生晋阶的定则，借此完成礼教观念的承递和个人价值的升华。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并没有迥异于众、卓尔不群的文化建树，而是以大一统的思想作为政治文化的依从、归附，儒家思想被完妥地承续着，这也是孔孟礼义的原始释义，客家先民至此还没有赋予它以更强有力的变革与改造。

然而历史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平稳尘封的。以西晋“八王之乱”为显兆而造成的中原民族大迁移已显示出文化的变异与创新。此前，“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新俗庶几中州”^[1]，文化的沿革已显端倪，而此后中原人的大规模南迁，则使文明的毁弃与重建，大露峥嵘景象。

历史的变故往往能激发文化的潜在活力，使文明的变迁发生形变，并携带着传统基因进入固守与改造的二难选择境地，在纳新弃旧的合力影响下融铸、组织成更具生命力的文化结构。客家人先后历经五次迁移，在非常不幸地付出血泪代价的事实背后，这也使他们得到一次次的机遇，创造出强劲的文化机能而被延誉称颂，正如清代文学家屈大均所说的：“今粤人大抵皆有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夫中国之人实方外，变其蛮俗，此始皇之功也”^[2]。由此可知，客家人艰辛历史的背后，选择、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这也许是意外的收获吧。

注释：

[1]参见明代嘉靖《广东通志》。



[2]参见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真率人》，中华书局1985年版232页。

第二节 客家女性文化：以客家山歌为例

一、客家情歌中的女性形象

客家情歌中，女子“半边天”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客家女子受儒家影响，一般来说较含蓄真诚，但在迁徙中又培养成为独立性较强且比较受尊重的角色，因而在客家情歌中也增强了色彩浓度，具有多面性。

客家女性对爱情的追求是既含蓄又大胆的：

“阿哥歌在半山腰，田中阿妹把手招；
爷娘问我做嘛吖，妹哇好倦伸懒腰。”

这是她独特的爱情语言，他人所难分享的、炽热的深情掩饰得贴切完美。而客家妹也常具有优秀的品格，甚至为了爱情而在所不惜——

“一块青布四只角，做双布鞋情哥著；
只要阿哥情义好，宁可自家打赤脚。”

她们对爱情的细腻体验又经常地转化为情思的倾注，以小巧的手织就爱情图章，绣荷包、织毛衣、纳鞋底等女红活计多半是美与价值的体现。

“新绣荷包耀眼明，一面凤凰一面龙；
熟了几多穿心夜，一针一线才绣成。
针针线线连真情，龙飞凤舞卷彩云；
荷包拿来胸前戴，永远跟妹心连心。”

正是由于这种纯朴美质，客家女子也以实际内涵而赢得少年哥的钟情——

“好烟一筒满嘴香，好茶一杯透心凉；

